

第二十回 楊玉京假恤孤憐寡

《集唐》

江上雲亭景色鮮，（李郢） 浣花春水膩魚錢。（羊王調）

且看欲盡花經眼，（杜甫） 愁破方知酒有權。（鄭谷）

官滿例尋垂釣侶，（李鵬） 家貧休種汾陽田。（李滄）

憑君莫問封侯事，（曹松） 安樂窩中興澹然。（陸景龍）

萬歷辛卯科，其年鄉試。有金陸王調，積金巨萬。妻房商氏，容貌溫柔，生得一子，還是垂髫。內房止用一個使女，外廂止用一人管家，兩個小使而已。一家兒止得六七個人，恐人多使費太重，粗衣淡飯，儉嗇非常。其廳堂高敞，房舍深廣，後有花園極精，書室每科租與鄉試舉子，常收厚利。但積蓄累世，再不生放。惟收絲囤米，至於絲價貴高，發出賣了，米價騰涌，賣去又收。真是守錢虜耳。不期春初，王調一病而亡，丟下巨萬資財，可惜不曾受享。這寡婦止得三十一歲，靠著家貨度日。

其年四月中旬，忽有兩個僕從，衣服羅綺，去看住房，候科舉的。管家引他進內，看見書房精潔，便道：「此處中我家公子的意，要多少房金？」管家問：「尊處要幾間？」兩人道：「一起通租，我公子讀書，免得人攪。房金不妨多些。」管家說：「每科多幾位，各自取租，共有二十餘兩。今通去也祇要廿金。」兩人道：「我公子大量人也，就是二十兩。閑人一個不許進來。」隨即取出銀子，盡行繳付。這兩人出門，引了公子進內。衣服十分華麗，又帶四僕並一小使，五六擔行李，皆精美物件。一到，即以土儀送之，皆值錢美品，王寡婦十分歡喜，命僕置酒相待。公子獨席，管家二桌。大家吃至二鼓，歡喜而散。

次早，公子著小使進謝寡婦道：「我公子致意娘子，深謝之極。欲待今日回答，奈無好酒，容到家下取美酒來，纔請娘子哩。」寡婦道：「簡慢公子，我這邊水酒不中你公子意，多得罪了。」那小使道：「我公子憐你孤寡，著實要看取你哩。」自此，公子祇是看書，又著令止存一個小使、一個家人在此服侍，餘者回家再來。那些家人去的去了，止留得主僕三人在此居住。

過了二十餘日，乃是端陽佳節，王寡婦齊齊整整的擺了一桌酒，送與公子。又令管家請他僕從。那公子見了，自己走到外廂。王寡婦看見，忙忙立起。公子上前施禮道：「打攪娘子，已自不安，又蒙娘子如此錯愛，使小生感激無地，報情有日。」王寡婦笑吟吟兒答禮道：「家寒不知大家體統，多有得罪處。望公子海函。」兩下眉眼留情。公子辭了進內，過了午，公子和家人小使三個兒出來，又與寡婦說：「我們往書舖要要回來，園門開的，望娘子著人不住的看管兒。」一竟出門去了。王寡婦見無人在內，他便一步步兒走將進去。見書房內擺得十分精緻，那香爐、花瓶、瑤琴、古劍，無所不有。抬頭一看見，四壁都是楷書。仔細一看，上寫著：

書畫金湯善趣

賞鑒家，精舍淨几明窗名僧，風日清美。水山間，幽亭名香修竹考證，天下無事。主人不矜莊，睡起與奇石翹相傍。病餘。茶筍桔菊時，瓶花漫展緩收，拂晒。雪。女校書收貯米面果餅，作清供。風月，韻人在坐。

惡魔

黃梅天，指甲痕，胡亂題。屋漏水，收藏印多油污手。惡裝繕，研池污，市井談。裁剪折蹙燈下。酒後。鼠嚙。臨摹污損。市井攪。噴嚏。輕借。奪妻。視傍客催逼蠹魚，硬索巧賺。酒跡。童僕林立。代枕。問價，無揀料控次。

落劫

入村漢手，水火厄。質錢，資錢獻豪門。一剪作練裙襪材。不肖子不讀書，人強題評，殉情。

宜稱十二事

淨几名香展對，韻士宴會賞鑒。名飲揭置座右，野老晴雨較量。同心登眺提攜，空谷時當足音。良辰美景稱說，可見錦囊懷袖。佳人知趣把玩，馴僕拂晒收藏。裝制妙手整齊，趣人珍獲送還。

屈辱十八事

俗子妄肆丹黃，違者一覽便擲。儉夫懷為已有，拘儒涂抹更改。遊閑手卷作筒，學究破句點讀。材沙強為敷陳。惡客豪奴強俏。憨人狼藉作賤。市井聚談擾混。仕途包封書帕。巷內路傍粘帖。窗下障風代枕。酒肆茶坊膾炙。措大裱褙裏書。內人挾冊裁剪。酒肆書頭上賬。佣書胡寫亂抄。聚畫藏書，良匪易事。善觀書者，澄神端慮，淨几焚香，勿卷腦，勿折角，勿以瓜侵字，勿以唾揭幅，勿以作枕，勿以挾刺，隨損隨修，隨開隨掩，得吾書者，並奉贈此。

閑人忙事

戒殺放生，臨池，看鳥度技，夜春聲，軋轆聲，焚香煮茗。踞石，看魚躍藻，煎茶聲，刀尺聲，仇方校石。看蟻移穴。展畫，效乃聲，擊磬聲，拂拭几筵。呼魚，看蝶戲叢，木魚聲，搗練聲，澆花種竹。步月，看蛛布網，夜蟲聲。採菱剝茨，向火，看雞引子，黃鶴聲，遠笛聲，抄藝花書。焙茶。看劍引杯，風吹壁琴聲，簡書燒燭。偃芋，看日移磚，子規弄晴聲。爆竹。杖緯孤往。看雲歸納。遠村雞大聲，擊筑長吟。洗竹，看度風帆。自摘畦蔬。風送採蓮聲。洗藥。看水下溪。種蘭。雨滴空階聲。自收舊書，看鳥打食。隔水鼓吹聲。奇文自賞。鋤園，鳥聲，看鳥反哺。月下歌聲，圻巾僅袒，隱几，看鵲爭巢，鴿帶鈴聲。鶴聲。跋鞋從事，捫虱，看鳥學飛。月下蕭聲。竹聲。盛席得辭。澡身。看人割蜜。雪灑窗聲。松聲。喧濁得免。按摩。看蟲變化。夜讀書聲，蛇聲。參悟因緣。吟成。看婦挑錦。水落澗聲，棋聲。

得人惜二十六事

談對明敏，不習賤劣事。佳山佳水能考對。閑事不傳。避他人諱忌。幽花奇石能吟玩。密事機藏。不忘自逞能。彈絲品行。能工解。臨事學悟。初學行孩兒。書畫能收藏賞鑒。立性有守。善歌舞小妓。處世能輕語商量。知機達變。窮不干外事。馴僕能領略風月。高論快心。不始潔終污。女校書品題詩卷。孩兒學語。新婦睦妯娌。富貴兒女不驕矜，和而不流，處事有分別，詼諧中節解人頤。敗人意九十事大暑赴宴。請貴客不來遇佳味。婢僕不和。樹陰遮景。大暑逢惡客。被醉人纏住不放。遊山遇雨。對粗人久坐。把酒犯令不受罰。花時臥病。村漢著新衣。惡客不請自來席。花時無酒。明月夜早睡。終夜歡飲酒樽空。就睡。醉後聞啼。暑月

背風排筵席。犯人忌諱。出門逢債主。三頭兩面趨奉人。鈍刀切物。向唱婦吟詩。方謁上官忽背癢。流汗施禮。參官被虱噬。賞花聞鄰家哭聲。美妾妒妻。不解飲弟子。觀棋被禁不許教。惡俗同僚。酒盡伶人來。患腹泄尋廁不著。村漢呼雞。與村伶合曲。新女婿初來輒病。仇人對坐。病起人忌口，不飲酒人伴醉漢。舟中雨阻。老翁進妓館。被忌不來強入門，村伶打諢。冬月飲冷酒。急如廝說葛藤話。大雨送殯。行著穿鞋。吏胥遇廉明官長。誇妓有情。暑月對生客。強學時樣裝束。玩月雲遮。赴尊官筵席。小兒初入學塾。醫人有病，村奴長長調。妒妻頭白相守。入試酷暑。為妻罵愛寵。酒筵品物歸家登記。醉後相罵。暑月赴成服。饋送沖沖往來，中饋不理。屢起身辭酒，筵上醉念普庵咒。酒尊磕破。個男女混席。年少年嘆老嗟貧。主客不韻，餽品無次席。筵上學僧道朝請。狠打噴嚏，穢手拭酒。村漢紫衣華陽中。村婿峨冠，擦糞污客衣。村漢歌頭曲尾同。捉人別字。村庸道字眼。客未敢托故先歸。妄議建置。市井著紅鞋，僕被人誘去夜宿。奴僕厭主責望。不答席。赴席遲酒器罄。謀陪勢要。陪堂代主。穩婆來已生產。

殺風景四十八事

花間喝道。對大僚食咽。婦女出街上罵。斫卻垂楊。孝子說歌曲。有美味中藏臭腐。果園種菜。罵他人奴婢，好妾驅使粗重事。苔上鋪席。筵上亂叫喚奴家。筵上說俗事。看花下淚。僕妾攙言語。花架下養雞鴨。背山起樓。處子犯物議。作客撞番臺桌。遊春重載。口吃人相罵。新女婿混身新。花下晒褲。重鑄石銅器。落弟舉子罵主師。衣裏墜馬。行奸被窘辱。惡扎人愛使箋紙。尼姑懷胎。賞花處賭棋。問人及第何年叨幸。玉器失手。盛衣冠人廁。坐上遺大小二便。對客泄氣。代勢豪飲酒，賞花逢債主索逋。驢吃其丹。作清態舉止，玩月閉戶張燈。鸚吃金魚，醉吟道學詩。賞花處歡算貨殖。瀝酒作咒。醉客墜泥中。居鄉擺執事看馬。歌妓被決。長官撒酒風。花棚說俗事強辯。

這王寡婦看罷道：「這個人粘貼這些韻語清談，果然是個趣品。」又走在他的坐几上一看，見有花箋，上寫著《陽日有感》：

素質天成分外奇，臨風裊娜影遲遲。

孤多寂寞情無限，一種幽香付與誰。商氏看罷，吃了一驚，「他寫著端陽有感，是今日之事，詩句分明說我寡居寂寞之意了。原來一見留情，教我怎生發付。」正想問，祇那公子飄飄然走進房來，道：「娘於可見我兩個小使回了麼？」商氏道：「不曾見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般措大。」商氏道：「為何？」公子說：「我因戲耍人多，捱擠不過，著他各自走罷，我倒回了，不知他兩個還在那裏耍了。」商氏道：「今日這一日容他們還耍也罷。」公子忙向桌上尋那詩兒，已不見了。便向商氏笑道：「有幾個字兒在此，娘子可見麼？」商氏道：「這字我已見了。我那在這邊思，這樣吟詠，該你讀書人做的？明日拿往學院出首。」那公子見他撩撥，想已春心飄蕩，故意往袖裏搜看。商氏笑將起來。公子乘勢一把搜將過來親嘴。商氏假意推卻，已被他脫下小衣放倒床上，雲雨起來。有詩為證：

水月精神冰雪膚，連城美璧夜光珠。

玉顏俱是書中有，國色應知世上無。
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穩椅模糊。

若能吟起王摩詰，寫作和鳴鸞鳳圖。商氏也因賞節吃了幾杯酒，性已亂了。又見公子風流，心也有了。又進來見此詩，春心蕩了，況是個青年曠，那裏按捺得住，公子略略佯香，商氏洋洋倚玉。容容易易把一個寡婦做了失節婦人。這也是美緣偶湊，還恐是歡喜冤家。

商氏事已做下，也說不得了。忙問公子道：「前時問你管家姓名居址，但是我們還不知道是個沒來由著哩。含糊答應不曾問得真實，今蒙錯愛，可說姓名家鄉，後來好寄書信。」公子道：「我姓楊名玉京，父親楊尚書，母封一品夫人，揚州人氏。」商氏道：「失敬了，原來尚書之子。念奴野草得伴芝蘭，是為僥倖多矣。」言罷出了園門。

兩個大小管家回了，玉京取了五兩銀子，著小使送與商氏：「你道公子說，你寡婦之人，怎生今日要你破費。特送些須薄儀，與娘子小官買果子兒吃。」商氏一面笑：「怎麼好收這厚禮。」小使道：「這是公子恤孤憐寡送來的，我公子生性不要拗他，不收倒要怪的。」商氏千恩萬謝，假托手收了。送了小使二百銅錢，自此商氏見玉京獨在書房，便進去與他如此。一日，玉京道：「與你日間做些勾當，恐小使一時撞見，不好意思，今晚到你房裏相陪可好？」商氏道：「我房裏止得小小孩兒伴睡，又不知甚麼事兒。今晚留門等你便了。」以後無日不同床而睡，他兩個

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且是相親相愛，眷戀綢繆。

到了五月盡邊，祇見去的四個家人，又添幾個。擔些酒菜之類，走進門來。見了玉京道：「酒到了。」忙叫廚下整四桌酒起來，傍晚整治端正了。公子擺下一桌在書房內，自陪商氏，餘外三桌擺在外廂，著家人等接王管家、兩個小使、一個使女，盡情而吃。玉京陪商氏，傍邊坐著小小兒子，把上好露酒，祇顧自己斟著勸他。吃至四更，外廂王家大小俱被酒醉，暈得東倒西歪。

那些楊家的人，在外廂忙個不住，玉京把商氏灌了兩杯，把自己鋪陳卷起，把他睡在床上，將小兒也睡在腳後。自己除下巾兒，脫下麗服，忙將書房玩器收拾停當。去看外廂內房收得乾淨，俱扛去了。這些強盜將，所有鋪陳玩器，一齊盡挑了去。又往商氏頭上取了金簪玉珥，一件布衣也不留，一竟往水西關去了，並無人知。

王家吃了蒙汗藥酒，直至次日，未牌方起。管家一看，見門是重重開的，疑是楊家僕從出入，往裏邊來一看，內房裏箱籠一個也沒有了。吃了一驚，口內叫道：「不好了。」商氏驚將醒來，一直往外竟走，問道：「為何？」管家道：「你看。」商氏到自己房裏一看，驚得目定口呆，還認是外邊來的小賊，「不要把公子物件偷去怎了。」又往書房一看，連人一個也不見了。方知公子明是強盜，行計善取他的家私。一家大小懊悔之極。商氏頭髮鬆了，去摸簪子也不見了，耳上金環已被除去，罵道：「好狠心強盜。」心下又想：「白白被他弄了幾時，心中好恨。那裏去緝得他出。」那些鄰舍家背地裏笑著：「王謂在生，苦掙苦守，白白的替強盜看了一世錢財，輕輕的被他做幾擔挑去了。」後有人笑著他道：

讀書為盜未曾經，巧騙孤孀計又精。

王謂空為守錢虜，陪了夫人又陪兵。

又曰：

斯文強盜好機謀，扮做官家貴客流。

假意憐孤還恤寡，腰纏十萬上揚州。

又曰：

果然奇計十分新，誰道：豪家是綠林。

貪得一杯蒙汗酒，家私巨萬化為塵。向後來那班強盜又在外省行術，被捕人捉獲。有了失子，狠做對頭，問成死罪，半斃於獄，半赴極刑。正是：

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中亡。

總評：

綺羅僕從，錦繡王孫，四壁清供，午時情句，誰不信為風流貴客乎。而孤妻稚子，能御防之？好深愛厚，知己傾觴，內外相交，酬勸東西，已入彀中。醒來追悔徒然，暗地淒然，嗟何及乎。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